

## 序 无形的书桌

/ 胡锦涛

君伟总是说想找一张书桌，那种做工精细、样式古典的原木桌子，有抽屉般可以拉出来写字的平台，以及像阅经那样把书籍摊开放在上面展读的斜面。他图的是一份浪漫吧，阅读和书写本来就充满情趣，尤其是漫游在音意形具全的方块字丛林里，灵思泉涌，江山无限，再加上一件有气质的家具就更帅了。我明白，这跟我梦想着有一枚百达翡丽Nautilus腕表是一样的道理。

可我对他说，他一贯使用具伸缩功能的桌子其实更实用，桌面拉长后面积变成双倍，然后铺满剪报和书籍等参考资料，书写像《间接和李光耀对话》、《上梁太正下梁歪》、《乳头敏感》等刊登在日报言论版的文章。此外，桌子能屈能伸的特色和他时而正经时而顽皮的文字风格颇为契合，他在《留念天鹅湖》、《说个秘密》等写给时尚杂志专栏的文章里展露感性、幽默、调侃等种种表情，而当他为学生周报写稿时又换上老师的口吻，例子包括《死在网上》、《安静的壁花》、《写给你的信》等。辑录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表现出作者的多重



性格和广泛涉猎，在不同章节里记录个人对时事、民生、环境、亲情、教学、旅行和城市等方面的观察和体会。

他不是正襟危坐的“严肃作家”，总是带几分游戏的态度与亲和的语调表达人对对事的观点，就像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发表的《一封情书》，将国旗上的星月拟人化，牵扯出人民对国家的复杂情感，鲜活有趣，也引人深思。另一方面，他写的时评文章却很有态度，立场鲜明，没有“话又说回来”的模棱两可。他骑摩托车发生意外后，意识到报章记者常以“不知何故”含糊带过车祸原因，对事主很不公平，因此写了《不知何故，交通事故》提出质问。当友人开心宣布孩子焚烧华文课本，他感到不可思议，写了篇《燃烧吧，華文！》严厉指责，还在同一篇文章的有声书版本中指出，学生和家長选择放弃母语“没有对错，却和智慧有关”，语气温和，却击中要害。摘自个人博文的《普天同庆》、《和部长见面》、《我们的立场》和《给母亲的信》，描述一群热爱华文的新加坡人反对降低小学会考母语分数比重的政策，齐聚芳林公园签名请愿，感性得来也很热血。直接抒发个人观感，有碗话碗，有碟话碟，不为表现客观而瞻前顾后，这是他的时评文章特色。

许多人以为专栏文章容易经营，没有宏大主题，不过是随意拼贴生活杂感，事实上如何将独特视角和观点注入个人体

验中，很考作者的眼界和叙事功力。君伟累积多年电台广播、电视主持、剧场演出和导演的经验，他在散文和杂文中融入布局、悬疑，延宕、反转等说故事的技巧，还要有“梗”。譬如，《人事不管》一文中言谈让人喷饭的大公司人事部主管，无知而又自大的形象跃然纸上，非常搞笑，却真实反映现实社会一些人的嘴脸。又好比《留给爸爸的》、《做好一件事》、《我弟弟》等感性散文，情感的起伏转折同样有戏剧性。

到底是靠说话讨生活的人，他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念起来不能拗口。每次发表文章之前，他会礼貌上先让我这个杂志编辑过目，我也就意思意思稍作修改。有一次我故意挑衅，加入一些音韵铿锵但不大口语化的词语，营造阅读趣味，后来他建议尽可能采用生活语言，我也就让他我手“说”我心。这次他选出《扬声堂》的11篇作品录制成有声书，没有刻意抒情或煽情，以自然的语调说说故事，感觉很到位，毕竟这些文章本来就适合朗读。

君伟有时会盘腿坐在地毯，随性的把电脑放在茶几上书写或工作，那张理想书桌仿佛飘向天边，离他更远了。近在眼前的是这本《扬声堂》，相隔八年再次实现出书梦想，仅以这篇文字向他道喜。